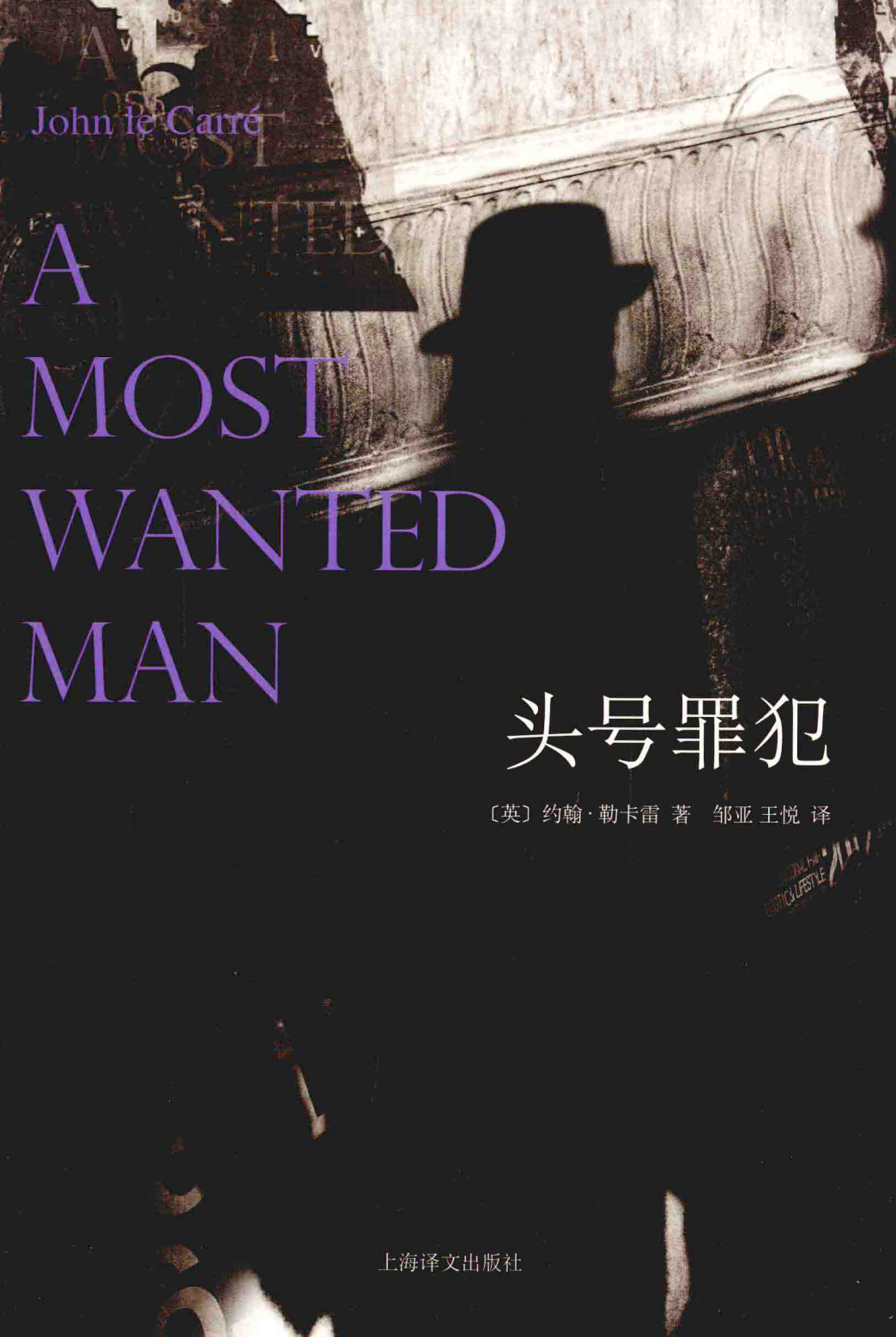




John le Carré

# A MOST WANTED MAN

## 头号罪犯

〔英〕约翰·勒卡雷 著 邹亚王悦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John le Carré

A  
MOST  
WANTED  
MAN



头号罪犯

【英】约翰·勒卡雷 著 邹亚 王悦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头号罪犯/(英)勒卡雷(Le Carré, J.)著;邹亚,王悦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4

书名原文: A Most Wanted Man

ISBN 978-7-5327-6873-8

I. ①头… II. ①勒… ②邹… ③王… III. ①长篇小

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99312 号

A MOST WANTED MAN

Copyright © 2008 by David Cornwell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字: 09-2011-737 号

头号罪犯

[英] 约翰·勒卡雷 著 邹亚 王悦 译

策划/冯涛 责任编辑/宋金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25 插页 2 字数 210,000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册

ISBN 978-7-5327-6873-8/I·4162

定价: 4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7602918

为了我的孙儿  
已经出生的和尚未出生的

帮助我们热爱的人远离我们，这是金科玉律。

——弗里德里希·冯·休格尔

一个来自土耳其的重量级拳手正手挽着他的母亲，悠闲地走在汉堡的一条大街上。他万万没有想到，他身后有尾巴。一路尾随他的是一个年轻人，身材消瘦，上身穿着一件宽大的黑色外衣。

在家乡，他很受周围邻居的爱戴，大伙儿都喜欢叫他“大块头梅利克”。他身材魁梧，满面胡须，虽然说话有些粗俗，但为人和蔼，脸上挂着发自内心的笑容。他一头黝黑的长发在脑后扎了一个马尾辫，走起路来轻松、随意，即使就他一个人走路，他也会占据大半个人行道。他尽管只有 20 岁，可在他的小圈子里，却早已小有名气了。除了在拳台上的出色表现之外，他还被推举为伊斯兰运动俱乐部的青年代表，在北德锦标赛上三次获得一百米蝶泳季军。此外，他还是星期六足球队的明星守门员。

像大部分体型超大的人士一样，他更习惯于被别人注意，而不是去注意别人。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那个骨瘦如柴的年轻人为何可以轻而易举地一连跟踪了他三天，却没有被他发现。

这两个男人的第一次正面相遇发生在梅利克和他的母亲蕾拉从艾尔乌马旅游商店出来的当口。他们刚刚购买了飞机票，准备回安卡拉

郊外的老家参加梅利克姐姐的婚礼。梅利克感觉有人正盯着他看，他四下望望，突然发现自己对面站着一个人，很瘦，身高和他相仿，下巴颏上一撮蓬乱的胡须，眼睛通红，眼窝深陷，身上穿着一件黑色的长外套，宽宽大大的，能藏得住三个魔术师。年轻人脖子上围着一一条黑白相间的阿拉伯围巾，肩上斜背着一个游客常用的那种骆驼皮的挎包。他先看看梅利克，然后又看看蕾拉。接着，他又把目光转回到梅利克身上，他的眼睛一眨也不眨，那对通红的大眼睛和深陷的眼窝给梅利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其实，他本不必为那个落魄的年轻人感到如此心神不宁，因为那家旅游商店位于火车站站前广场的一侧，在那个地方，四处游荡、失魂潦倒之人比比皆是：德国流浪汉、亚洲人、阿拉伯人、非洲人，还有像他一样的土耳其人，可却没有他这么走运。除了那些人之外，你还会看见失去双腿，坐在电动小车上的残疾人、毒贩子和瘾君子、乞丐和他们的小狗。还有一个年纪在 70 岁左右的老头，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牛仔，头上戴着一顶斯坦森毡帽，身上的皮马裤缀满了银光闪闪的铆钉。那些人大都没有工作，一小部分甚至根本没有权利踏上德国的土地，但是，由于政府的一项慎重的贫困政策，这些人的存在至少得到了暂时的容忍。通常，天亮之前会把他们遣返出境。只有少数新来的，或者莽撞之徒才会冒险滞留，而那些谨慎的非法居留者对火车站都敬而远之。

还有一个原因本该让他对这个年轻人视而不见的。车站方在站前广场设置了一组高音喇叭，开足马力地播放着古典音乐。其作用不是在听众间传递祥和、友好的情谊，而是敦促他们收拾东西，赶紧离开。

尽管有以上原因，那个瘦男生的脸还是在梅利克的脑海里留下了印记。对比自己的幸福处境，一时间，他竟然感觉羞愧难当。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他刚刚遇上件天大的高兴事，他迫不及待地想打电话告诉自己的姐姐。他们的母亲蕾拉，在照顾了弥留的夫君半年，又为其服丧一年后，在女儿的婚礼即将举行的此刻，她终于到达了幸福的云端。她一个劲儿地唠叨，不知道自己应该穿什么衣服去参加女儿的婚礼，不知道女儿的嫁妆是否富足，不知道未来的女婿是否像所有人——包括女儿在内——说的那样英俊。

鉴于此种情况，梅利克一路上怎能不和自己的母亲交谈呢？自然，在返家的途中，他兴高采烈，嘴巴不曾闭上过。后来，他意识到，吸引他注意的是那个男青年的寡言和沉默。他和自己一样年轻，但他的脸上却过早地刻上了时间的印记。眼下，春光明媚，可他的眼中却流露出冬天的寒冷。

\* \* \*

那是一个星期四。

星期五晚上，当梅利克和蕾拉并肩走出清真寺的时候，他又看见了那个年轻人。小伙子脖子里围着同一条围巾，身上穿着同一件宽大的外套，蜷缩在门边的阴影里，周围的环境脏乱不堪。这一次，梅利克注意到，他那瘦弱的身体歪向一边，仿佛被重物击中一般，如果没有人叫他站起来，他可能会一直保持着那个姿势。他眼睛里的那团火焰比前一天还要炽热。当梅利克与他四目相对的时候，他即刻将目光转向一边。他心里后悔死了：要是没有遇见这家伙就好了。

这一次的相遇更加出乎意料，因为蕾拉和梅利克难得去清真寺，

甚至连那几家说土耳其语，教义温和的清真寺也不例外。9·11之后，汉堡的清真寺变成了危险之地。如果去错了地方，或者，去对了地方，但找错了伊玛目，那么，结果就是，你和你家人的名字将一辈子留在警察的黑名单上。大家心知肚明：在每一个祷告的队伍中，其实都有一两个靠政府吃饭的告密者。无论是穆斯林，还是警察的探子，或者既是穆斯林，又是探子，每一个人都愿意忘记，汉堡城曾经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不仅为三名9·11的劫机犯提供了藏匿之处，还为他们组织内部的其他成员和策划者提供了便利。那个叫穆罕默德·阿塔的家伙——就是那个驾驶着第一架飞机撞向双子塔的人，他曾经在汉堡一家简陋的清真寺里朝拜过他那愤怒的真主。

另一个原因是，在丈夫去世之后，蕾拉和她的儿子不像以往那样恪守他们的宗教信仰了。的确，梅利克的父亲生前是一个穆斯林，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但是，因为他积极捍卫工人的权利，他被迫离开了自己的祖国。那一天，不知何故，蕾拉突然有一种冲动，很想去清真寺。她已经摆脱了丈夫去世给她带来的悲伤，她的心情已经平复。尽管如此，她丈夫的周年忌日已经临近，她需要和他说说话，让他分享一下家中的好消息。他们已经错过了周五的主祷告会，按理说，可以在家里自行祷告。可是，蕾拉的情绪就是法律。她振振有词地说，如果在晚上祷告的话，自己的心声更有机会被先夫听到。因此，她坚持参加当天的晚祷告。顺带说一下，晚上的清真寺里几乎没有什么人。

就这样，梅利克又碰见了那个骨瘦如柴的青年。和第一次一样，第二次相遇纯属巧合。除此之外，还能有其他更好的解释吗？至少，宅心仁厚的梅利克以他单纯的思维方式是这样认为的。

第二天是星期六，梅利克搭乘公交车穿城而过，去拜访他的一位叔父。此人非常有钱，经营着一家工厂，专门生产家用蜡烛。梅利克的父亲和他的这个兄弟关系一度很紧张，但是，自从父亲过世之后，梅利克意识到，他应该珍惜和叔父的情谊。他跳上公共汽车，转过头。你猜，他看见谁了？那个瘦男孩就坐在站台的玻璃雨棚下面，目送着他离开。六小时之后，他回到车站，那个男青年还在那里，阿拉伯围巾，魔术师的大衣。他蜷缩在同一个角落里，他在等待。

通常，梅利克的生活准则是，爱全人类，不分等级。可是，在那一刻，看见那个家伙，他心里有些不痛快。他感觉，那个人像是在故意找茬。更让他反感的是，那人虽说境况糟糕，但浑身上下却透着一种优越感。就凭他身上那件可笑的黑衣服，他能成什么大事儿？难不成这衣服能帮助他隐形？或者，他想暗示他对我们西方的生活方式一无所知，他习惯于我行我素，不屑于别人的评判？

无论怎样，梅利克决心甩掉他。因此，他一反常态，非但没有走上前，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助，他是否病了，反而甩开大步，朝回家的方向走去。他坚信，那个男孩根本就追不上他。

今年的天气很反常。虽说是春天，可是气温很高，火辣辣的太阳照耀着拥挤的人行道。不知怎的，那个瘦高个竟然奇迹般地追了上来。他一瘸一拐，气喘吁吁，大汗淋漓，还时不时地蹦一个高，仿佛身体有某种痛楚，可他依然设法在每一次过人行横道的时候跟上他。

梅利克的家是一栋砖石结构的小房子。全家人省吃俭用几十年之

后，梅利克的母亲终于过上了无债一身轻的日子。梅利克走进屋内，刚喘了口气，门铃响了。他返身回到院子里，发现那个瘦高个站在门口，肩上背着挎包，眼睛通红，脸上的汗水仿佛夏日的雨水，不停地向下淌。显然，他已经竭尽全力了。他的手在颤抖，手里拿着一块褐色的硬纸板，上面用土耳其语写着：我是一个穆斯林医学生，我很累，我想住在你家里。伊萨。似乎是为了增加自己的可信度，那家伙的手腕上还戴了一个纯金的手镯，上面缀着一部金灿灿的微型《古兰经》。

但此刻梅利克已经快要气疯了。没错，他上学的时候算不上出类拔萃，但是，他不喜欢这种内疚、不如人的感觉，不喜欢被人跟踪，不喜欢面对这种可怜兮兮的表情。他父亲去世之后，他自豪地担当起一家之主的重任，成了母亲的保护神。为了进一步证明自己的权威，他完成了父亲生前的夙愿：作为第二代土耳其居民，他带领母亲踏上了通往德国公民的漫长而艰辛的道路。在成功之前，无论做什么，他们都必须非常小心、谨慎，因为，八年守法的生活是先决条件。因此，他和母亲绝对不想看见这个神情恍惚的流浪者，这个堵在他家门口，声称自己是医学院学生的乞丐。

他瞪眼看着门口那个骨瘦如柴的男孩。“他妈的快走开，”他用土耳其语冲他吼道，“离开这儿，不许再跟着我们，不许再到这儿来。”

那个男孩没有反应，只是本能地向后退了一步，仿佛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一般。见此情景，梅利克又用德语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但是，当他正准备关门的时候，发现母亲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他的身后。蕾拉站在门口的台阶上，越过梅利克的肩膀，看着那个男孩，看

着他手里不住摇晃的纸板。

梅利克注意到，母亲的眼睛里早已噙满了同情的泪水。

\* \* \*

星期天过去了。周一上午，梅利克找了个借口，没有去堂兄在韦林斯巴特尔的蔬果店。他对母亲说，他必须留在家里，他要备战业余拳击公开赛，他得去体育馆和奥林匹克游泳馆参加训练。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母亲单独和那个瘦高个待在家里，他不放心。那个满脑子幻想的神经病不是祷告，就是面壁，要不然就在房子里四处转悠，每一个物件他都要爱怜地伸出手去摸一摸，仿佛它们让他想起了陈年往事。蕾拉在儿子的眼中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女人，可是，自打丈夫过世之后，她喜怒无常，完全受自己情感的支配。在她的眼里，只要是她选择去爱的人就都是好人。伊萨温和、胆小，面对眼前的幸福心花怒放。这一切都使得蕾拉一眼认定，他就是那些被她选中的人中的一员。

星期一和星期二两天，伊萨除了睡觉、祷告和沐浴之外，基本上没干别的。他的土耳其语说得磕磕巴巴，而且，他说话的时候带有一种很奇特的喉音，鬼鬼祟祟的，经常是冷不防地冒出一句，仿佛说话是一种违法的勾当。可虽说如此，他的话听上去不知怎的让梅利克觉着像是道德说教。他不说话的时候，就只顾着吃。吃了那么多食物，天哪，他不怕把肚子撑破吗？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梅利克走进厨房，他总能看见他坐在那里，头也不抬，自顾自地吃着碗里的羊肉、米饭和蔬菜。他手里的勺子不曾停止，眼睛滴溜溜地乱转，生怕别人抢走他的饭碗。吃完之后，他习惯用一块面包把碗擦干净，然后，一边嚼

着那块面包，一边嘟囔着：感谢真主！他嘴角露出一丝笑容，好像心里藏着诸多秘密，可又不能对外人说。他把碗放进水池，打开水龙头，将碗洗刷干净。洗锅刷碗的事情，蕾拉是决不会让她的丈夫或是儿子干的，厨房是她的领地，男人禁止入内。

“嗯，伊萨，你准备什么时候去医学院上学啊？”梅利克当着母亲的面，漫不经心地问那男孩。

“真主仁慈，快了。我必须强壮起来。我不能当乞丐。”

“你看，你需要有居留证，还有学生证。当然了，还得有用来支付食宿的一万欧元。最好还有一辆双座小汽车，你可以带你的女朋友出去兜风。”

“真主仁慈。当我不再是乞丐的时候，这些东西，他老人家都会提供给我的。”

梅利克认为，这样的自信不仅仅是因为虔诚了。

看着伊萨上了阁楼，梅利克冲进厨房，严肃地对蕾拉说：“妈妈，他会用掉我们很多钱的。你看他一天吃多少饭，洗多少次澡啊！”

“他用的钱不会比你多，梅利克。”

“没错，可他不是我，不是吗？我们又不知道他的底细。”

“伊萨是我们的客人。等他身体恢复了，有安拉的庇佑，我们再为他筹划未来，”他母亲很冠冕堂皇地说。

尽管伊萨处处表现出不可思议的低调和谦卑，但不知怎的，梅利克却觉得他越发显眼了。在狭窄的走廊里，他走起路来总是轻手轻脚。当他准备爬梯子到阁楼（蕾拉在上面给他铺了一张床）上去的时候，用梅利克的话来说，他总是用他那对天真的眼睛夸张地四下张

望，仿佛是在征求他人的许可。每当梅利克或是蕾拉走过来时，他立马将身体贴在墙上，给他(她)让路。

一天早上，蕾拉得意地宣布说：“伊萨坐过牢。”

梅利克惊呆了。“您确定吗？我们窝藏了一个罪犯？警察知道吗？是他告诉您的？”

“他说，他在伊斯坦布尔坐牢的时候，一天只能吃到一片面包，一碗米饭，”蕾拉说。还没等梅利克做出回应，她又接着吟诵了几句梅利克父亲生前的口头禅：“我们款待客人，我们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所有慈善的行为到了天国都会得到回报。”她又说：“梅利克，你的亲生父亲不也在土耳其坐过牢吗？不是每一个坐牢的人都是罪犯。对于像伊萨和你父亲这样的人来说，坐牢是一枚荣誉勋章。”

然而，梅利克知道，这并不是母亲心底的真实想法。她心里想的是：真主安拉应许了她的祈祷。真主安拉给她送来了另一个儿子，以弥补她失去丈夫的痛苦。没错，伊萨是个非法移民，疯疯癫癫，满脑子奇思异想，可是，在蕾拉眼里，这些都不重要。

\* \* \*

他来自车臣。

这是在第三天晚上得到确认的。那天，蕾拉突然说了几句车臣话，这让屋里的另外两个人吃惊不小。梅利克生平第一次听母亲说这种外国话。当时，伊萨憔悴的面庞突然现出了惊喜，但很快他就恢复了平静。接下来，他一语不发，像个哑巴。蕾拉对自己的语言天赋做出了简单的解释。她说，以前在土耳其，当她还是个年轻姑娘的时候，她常和村里的车臣孩子一起玩耍，跟他们学了只言片语。第一眼

看见伊萨的时候，她就猜出了他是车臣人，但她没有说出来，因为你永远也摸不透车臣人。

的确，他来自车臣。他母亲死得早，他只隐约记得母亲临终前把那个缀有《古兰经》的金手镯戴在了他的手腕上。至于母亲何时故去，因何故去，他又是何年继承了那个金手镯，这些他都不清楚；换句话说，他根本不想弄清楚。

“不管在什么地方，车臣人都不被人待见，”蕾拉对梅利克解释说。他们说话的时候，伊萨一直低着头，继续吃他的饭。“但不是在我们这里。梅利克，你听见了吗？”

“当然，我听见了，妈妈。”

“所有人都加害车臣人，可我们不能这么做，”她继续说，“在俄罗斯，乃至在全世界，这很正常。不仅是车臣人，还有世界各地的俄国穆斯林。普京迫害他们，布什先生支持他这么做。只要普京认为这是反恐的举措，那么，车臣人将任由他摆布，他人无法干涉。伊萨，我说的对吗？”

然而，伊萨短暂的快乐早已不见了踪影。他痛苦的面庞阴云笼罩，天真的眼睛里闪现出痛苦的神情，一只无力的小手护着那只手镯。说话啊，该死的，梅利克生气地想，可并没说出来。如果有人跟我说土耳其语，虽然我感觉意外，但我还是会用土耳其语回复他的，这是礼节。你为什么不能说几句车臣话，应付一下我的母亲呢？你就只顾着把她提供给你的免费餐食塞进肚子吗？

他还有别的担忧。伊萨像平时一样，在厨房里和母亲聊天时，梅利克趁机对如今被伊萨当作个人主权领地的小阁楼偷偷地进行了一番安全检查。没想到，他真的有所发现。首先，伊萨私藏了一些食物，

好像在为逃跑做准备；其次，他姐姐在 18 岁订婚那年拍了一张镶嵌在镀金相框里的半身照，这幅相片原本是在客厅里放着的，是他母亲的珍爱之物，可如今却跑到了阁楼上。此外，他还发现了他父亲的放大镜，放在一本翻开的汉堡黄页上，那一页上都是城里各家银行的信息。

梅利克气愤地向母亲投诉说，他们家住进来一个非法移民，一个性变态。“上帝给了你姐姐一副甜美的笑容，”蕾拉满意地说，“她的微笑将照亮伊萨的心。”

\* \* \*

无论他是否会说车臣话，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来自车臣。他的父母都死了，可是，当被问及他们的情况时，伊萨和收留他的这家人一样一无所知，只是眉毛微微抬起，含情脉脉地看着房间的一角。他没有国家，也没有自己的小家；他坐过牢，是个非法移民，但是，真主保佑，一旦他不再是一个乞丐，他一定会有办法去医学院上学的。

其实，梅利克也曾经梦想过当一名医生，并且设法取得了父亲和叔叔的共同承诺：两人答应将资助他完成学业。此事如果成真，那将需要全家人做出某种不小的牺牲。假如他考试成绩再好一点儿，假如他少参加些体育比赛，那他今天就心想事成：医学院，大一新生，为了家族的荣誉努力学习。因此，不难理解，当伊萨幻想着真主会帮他完成梅利克显然已经无法实现的愿望时，梅利克不顾蕾拉的提醒，在他那颗宽厚的心所能允许的最大范围内开始对家里的这位不速之客进行一场全面审查。

现在，家里他说了算。蕾拉外出购物，下午才会回来。

“照你说，你学过医学课程了，对吗？”为了表示友好，他在伊萨身边坐下，把自己想象成世界上最最刁钻的考官。

“我在好几家医院呆过，先生。”

“实习生吗？”

“我生病了，先生。”

为什么每次回答都要用先生这个称呼呢？这是在监狱里吗？

“但是，病人和医生完全是两码事，不是吗？医生必须知道病人的身体哪里出了问题，而病人只需坐在那里，等着医生采取措施。”

伊萨非常认真地考虑着梅利克的话。不管别人说的重要与否，他都会仔细考虑。他一会儿望呆，一会儿用细长的手指抓着自己的胡须。最后，他的脸上现出了灿烂的笑容，但他却没有说话。

“你多大了？”梅利克的问题比预计的更加直接。“希望你不要介意我的直率。”他的语调透着几分嘲讽。

“23岁，先生。”他想了许久才做出了回复。

“你已经不年轻了，对吗？即使你明天就能得到居留证，你也甭想在三十五六岁之前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别忘了，你还得学习德语，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真主保佑，我会娶一个好太太，生几个孩子，最好是两男两女。”

“我姐姐你就甭惦记了。恐怕她下个月就要结婚了。”

“真主保佑，她会有好几个儿子的，先生。”

梅利克想出了接下来要问的问题，他开始进攻了。“首先，你是怎么到汉堡来的？”他问。